

列子

聖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

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為冲虛至德真經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宗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為蝶蝶之為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

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

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子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

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盧二家合為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以叩玄關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難歟竊嘗謂

訓詁之義自昔為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任毛慶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

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東

要執本清源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快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非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

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與傳讀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元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

家書與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冠裳

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錄揚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與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奉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為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為證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聞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為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榜詢萬字真其玄理將欲濟於舍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而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為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為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魯支黜聰道者之恆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析名而棄實故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求於名則縱心為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為不善耶是知神為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為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104B I

故有而實真真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禁
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淨者則為凡居清淨
者則為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
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
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

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
生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
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
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
不易達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此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
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
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
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
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偽立
而夢覺分有無辨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
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子力命之不
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揚朱墨程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
偽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
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
迷見利而忘其真知被為盜知被攫金迷
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

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
持後守素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藉
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
道德之指然考其言曠其意究其所造至
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
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
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
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
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寄注莊子內篇而
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
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
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
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
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
有道之士觀其立教生議闡揚性命之理
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

抵以混元為宗而屬辭設喻駁駁手與莊
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
能越拘擊之見而尋其闕闕遂相與拒之
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
獨不與為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
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詭非君子
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
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
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
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
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
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
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注而
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
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
覺理之餘親為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
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
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觀
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
之際則所以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
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
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中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唐通事合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曰夫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法於有生
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
然之符夫雅家然至虛觀一而不變
虛曰夫群動之物無始四時之所遷
者非陰陽之所始也無以生為主徒
變其生不知生之理生之化者有形
也生者無象也無象者無形也無形
也陰陽所不可測也變乎陰陽論其真
也陰陽所不可測也變乎陰陽論其真
天瑞曰夫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法於有生
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
然之符夫雅家然至虛觀一而不變
虛曰夫群動之物無始四時之所遷
者非陰陽之所始也無以生為主徒
變其生不知生之理生之化者有形
也生者無象也無象者無形也無形
也陰陽所不可測也變乎陰陽論其真
也陰陽所不可測也變乎陰陽論其真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

也

居鄭圃有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宜言無是非行無執迷則物

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辨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虛曰不足年錢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虛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